

列子辯誣及其 中心思想

嚴靈峯 著



文史哲學集成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

嚴靈峯 著



列子卷第一

世德堂本

張湛處度注

天瑞第一 夫巨細外錯術短殊性雖天地之大華品
不礙化自然之符夫唯自然至處一而
子列子載弟之於時上者首章或居鄭國首布幣四十年
人無識者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不國君卿大夫
際之猶衆庶也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國不足年將
嫁於衛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于敢有所
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子林之言乎
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雖然夫子
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瞀人曰
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其言曰有生之形也不生者
也者化存亡也化存亡者化而不自知也化而不自知
之化者能化也化而不自知者不能化也化而不自知
不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生者非能化而化故常生常
涉於有動之分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相因
存亡復往陰陽兩四時雨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
理無間也陰陽兩四時雨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
運四時改而不替萬不生者疑獨變哉疑其真一而無
物化而不思者也

文史哲學集成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再版序

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 / 嚴靈峰著. -- 文一版
 . -- 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83
 面；公分. -- (文史哲學集成；322)
 ISBN 957-547-887-8(平裝)

1. 列子 - 評論

121.327

83007882

③ 文史哲學集成

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

著者：嚴靈峯

出版者：文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行人：彭正雄

發行所：文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出版社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八

實價新台幣三二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文一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ISBN 957-547-887-8

於阪泉之野」一事，亦爲他書所不載。實爲司馬遷史記、五帝本紀所引據；爲歷代史學家所忽略。列子書中，不免靡雜後人的文字或錯簡；但其所保存之珍貴史料，亦爲他書所不及；益足以證明其書絕非後人所「僞託」。不甘此人間瑰寶，千古沉霾；再版之頃，略述所得，以求質於世之同好者，出而教之！

一九九四年八月福州嚴靈臺於臺灣臺北市天母無求備齋。時年九十有一

自序

列子一書，劉向的敘錄已指出：『章亂布在諸篇中，或字誤以「盡」爲「進」，以「賢」爲「形」；如此者衆。』又云：『而穆王、湯問二篇，迂誕、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力命篇，一推分命；楊子之篇，唯貴放逸，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。』

高似孫子略曰：

『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，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，特出於後人會萃而成之耳。』

葉大慶考古質疑曰：

『而宋康王事又後于公孫龍十餘年，列子烏得而預書之？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。』

宋濂諸子辨曰：

『書本黃、老言，決非禦寇所自著，必後人會萃而成者。』

以上諸家，立說平允，其言不可廢也。

民國以來，「疑古」、「辨偽」之風大熾。每立異以鳴高。自梁啓超、馬敘倫、顧實以下竟以列子爲「偽書」，乃至指爲張湛所偽託。而陳旦、陳文波、楊伯峻輩更推波助瀾，變本加厲；便一般初學之徒，棄此書如敝屣。如此珍貴之古代典籍，理宜發揚光大；反而盡情摺擊，幾至體無完膚；良可歎也！爲要表章先哲名言，特撰此書爲古人湔雪；並先對梁啓超、馬敘倫等之曲說，分別加以批判；用彰學術。

(一) 懷疑列子其人者

陳文波：偽造列子者之一證，略云：

『何以證明之？』

第一，如認列子爲戰國以前作品，何以莊子天下篇，對此一大哲學家，獨缺而不列？

——莊子逍遙遊篇雖有「列子御風而行」之文，然不詳其爲人。——退一步論，韓非子之顯學，詳論儒、墨，而淮南之要略，言諸子所由來；皆未提及列子。

『第二，太史公創史，關於古代學習思想之變遷，多立傳或世家，以張其緒，獨於列子不傳何也？』

按：天下篇不但缺列子，也不及楊朱；而且連孔子、孟子也不在內，此又何足爲奇？莊子逍遙遊篇雖只舉列子之名。而禦寇篇竟以其本名爲篇，此又何說？

司馬遷不爲列子立傳，但亦不爲楊朱立傳。孟子明言：「楊朱、墨翟之言遍天下，天下不歸楊則歸墨。」楊、墨並稱，其言既「遍天下」，豈無著述可傳？列子且有楊朱篇，何以司馬遷亦不爲立傳？墨子與儒家並稱「顯學」，太史公僅在孟子荀卿列傳之末，聊聊數語云：「蓋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爲節用。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」既不能確定其爲「宋之大夫」，亦未斷言在孔子之前或後。況「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。」豈必能爲之傳乎？淮南子要略更不足論矣。

(二) 疑劉向敘錄爲後人所作者

姚際恒：古今僞書考云：

『佛氏無論戰國時未有，即劉向時又寧有耶？劉向之序亦安知不爲其所託而傳乎？夫向博極羣書，不應有鄭穆公之謬；此亦可證其爲非向作也。』

光聰諧：有不爲齋隨筆已言：

『列子史記無傳，難定其時世，劉子政以爲與鄭穆公同時，柳子厚辨之，王元美以爲傳寫字誤，晒子厚辨其不必辨。』

葉大慶考古質疑說之甚詳。古書誤字，所在多有，即劉向誤字訛傳，亦不必深怪也。按：莊子成玄英疏：逍遙遊篇已明：『姓列，名禦寇，鄭人也，與鄭繻公同時，師於壺丘子林。』成氏必有所據。況劉向校錄，詳校讎經過，以及書中錯字與思想乖違。作僞者，豈必自暴其短？且並稱：「且多寓言」，並未明言書中有何佛說也。姚氏先存「僞書」成見，然後加以深文周納。

先秦典籍，書闕有間，豈可以一字之訛而確定全書的真僞乎？

(三) 疑列子書乃張湛僞作者

梁啓超：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一書說：

『假造列子的張湛覺得當時學者對於老莊註解甚多，若不別開生面，不能出風頭。而列禦寇這個人，莊子中說及過，漢書藝文志又有列子八篇之目。於是搜集前說，附以己見，作爲列子一書，自編自注，果然因此大出風頭。在未會認識爲假書以前，他的

聲名與王弼、向秀、何晏並稱。這算是走偏鋒以炫名，竟能如願以償。』

『所謂來歷曖昧不明……如張湛注列子，前面有一篇敘，說是當「五胡亂華時」從他的外祖王家得來的抄本。後來南渡長江失了五篇，後又從姓王的得來三篇，後又怎樣得來二篇，真是像煞有介事。若真列子是眞書，怎麼西晉人都不知道有這樣一部書？像這種奇離的出現，我們不可不細細的審查根究。而且還可以徑從其奇離而斷定爲作僞之確證。』

梁氏上述的話，好像刑名師爺，先斷定疑犯有罪，然後再作「自由心證」；可說毫無科學根據。而許多學術界人士，竟依聲學舌，一再攻訐列子爲「僞書」。並稱之爲「僞列子」。

梁氏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又云：

『列子八篇，據張湛序言，由數本拼成，而數本皆出湛戚屬之家，可證明當時社會絕無此書；則吾輩不能不致疑。』

按：張湛序中所指人物，如：傅玄、傅咸、傅數、張疑、王弼、三國志、晉書、世說新語記載，班班事跡，皆有可考；而王氏家族藏書之富，自蔡邕、王粲、王業、王宏以至王弼皆有記載；梁氏以研究歷史著稱，不此之圖，竟以「出風頭」，「走偏鋒以炫名」之空洞言詞，予以一筆抹殺。未免過於主觀和武斷。

至於「九淵」之名，亦係莊子節略列子之文，梁氏竟謂：

『大約因衡氣機很難形容，拿這三淵做象徵。但有三淵便儘夠了。偽造列子的因為爾雅有「九淵」之名，想表示他的博學。……』梁氏這裏分明承認莊子把「九淵」刪作「三淵」，用「三淵」作「象徵」。則原來的「九淵」一定要據「爾雅」？這是什麼邏輯？張湛注明言：「此九水名義見爾雅。」意謂爾雅亦見此「九淵」之名；並非謂列子抄自爾雅；為什麼不可以說：爾雅抄自列子？又誰能夠證明二者之孰先孰後？

莊子郭象注云：「故略舉三異以明之。雖波流九變，治亂紛如，居其極者，常淡然自得，泊乎忘爲也。」

成玄英疏云：「此舉譬也。鯢，大魚也。桓，盤也。審，聚也。夫水體無心，動止隨物，或鯢、鯢盤桓，或螭龍騰躍，或凝湛止住，或波流湍激，雖復漣漪清淡，多種不同，而玄默無心，其致一也；故鯢桓以方衡氣，止水以譬地文，流水以喻天壤，雖復三異，而虛照一焉。而言淵有九名者，謂鯢桓、止水、流水、（汎）汎水、濫水、沃水、雍水，（文）汧水，肥水，故謂之九也。並出列子，彼文俱載，此略敘有此三焉者。」

成玄英疏已明言：「故鯢桓以方衡氣。」何「衡氣機很難形容」之有？成氏且言：「並出列子。」意謂：列子、爾雅並有此「九淵」之名而已。陸德明釋文：「淵有九名，淮南子云：「有九旋之淵」，許慎注云：「至深也」。」按：淮南子兵略訓：「而藏志乎九旋之

淵。」高誘注：「九旋，九回之深；至深者也。」難道劉安之文亦必襲取爾雅？如此任意推測，對考證而言，殊不足爲訓！

呂思勉：列子解題說：

「此書前列張湛序，述得書源流，殊不可信。而云：「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，大同歸於老、莊。」屬辭引類，特與莊子相似。莊子、慎到、韓非、尸子、淮南子、玄示、旨歸，多稱其言，」則不啻自寫供招。湛蓋亦以佛與老、莊之道爲可通，乃偽造此書，以通兩者之郵也。篇首劉向語，更不可信。」

呂氏不過撫拾梁啓超之言，毫無根據，殊不足辯。

四 用漢語證明列子爲僞書者

楊伯峻在列子集釋略中說：

「列子之爲晉人所僞，殆無疑義。」

他並作：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——「列子」著述年代考。在這篇文字中，他分別舉出：「數十年來」、「舞」字、「都」字、「所以」、「不如」等等，爲先秦典籍所沒有的用法。

這是非常不科學的考證方法。

在先秦的衆多的著作，被亡佚的不知多少？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「經法」，山東銀雀山出土的孫臏兵法，都足以證明我們無法看到先秦全部典籍的；誰能保證其中沒有與漢人的同樣用法。是否漢人的用法就是從先秦沿用而來？

許慎說文敘云：

『其後諸侯力政，不統於王……分爲七國，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。』齊人用字未必同於楚人，燕人用字未必同於秦人。先秦古籍，文體各異，用字亦各有不同。老子異於墨子，墨子異於孔子，孔子異於莊子，莊子又異於孟子。各有體裁，如何必定有同一用法。即舉莊子一書爲例：逍遙遊異於齊物論，天道、天地、天運又異於駢拇、胠篋、馬蹄。劉向已言列子書中有字誤，以「盡」爲「進」，以「賢」爲「形」，如天瑞篇：「重形生」之作「鍾賢世」，仲尼篇：「同」之作「童」，黃帝篇：「遐」之作「假」而「舞」之作「侮」，安知非漢、晉人傳鈔時之同音假借？以一兩字之訛誤，來否認全書之真偽，以偏概全，殊難令人折服。

對於「數十年來」一語，楊氏自謂：

『天瑞篇』（靈峯按：乃周穆王篇之誤）：「今頓識既往，數十年來存亡、得失、哀樂、好惡，擾擾萬緒起矣。」這「數十年來」的說法值得注意。先秦沒有這種說

法。』

楊氏不知在此句中「識」字爲外動詞，下文「存亡、得失、哀樂、好惡」乃作賓語的句子。「數十年來」四字乃時間副詞，用以修飾這個作爲「賓詞」的句子。其文當讀：

（我）今頓識：既往數十年來（之）「存亡、得失、哀樂、好惡」擾擾萬緒起矣。

吾恐：「將來之存亡、得失、哀樂、好惡」之亂吾心如此也。相對爲文，「恐」字在此亦作外動詞，「將來」二字與「數十年來」四字同樣作修飾下面賓詞句子的時間副詞，楊氏以治漢語及文法著稱。他把上文：『今頓識既往，數十年來存亡、得失、哀樂、好惡。』從「往」字讀，而下文：「吾恐將來之存亡、得失、哀樂、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」，又從「也」字讀，同一的文例而兩讀之。何足以言語法？

他又舉例說：

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。』（孟子公孫丑上）

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。（又盡心下）

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……（左傳宣公十二年）

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。（又昭公十三年）

自襄以來未之改也。（又哀公十三年）

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。（墨子兼愛下）

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之命之物、聞命之聲者乎？則未嘗有也。（又非命中）從上面所舉例句中可以把這類短語歸納成這樣一個格式：介詞「自」或者「由」加表示時間的詞或者短語加連詞「而」或者「以」加「來」字（或者「往」字）。在這格式中，表示時間的詞語以及「來」字固然是主要的表義成分，無論如何不能省略的；即「自」、「由」諸介詞以及「而」、「以」諸連詞，也是不能省略的。這是先秦的情況。……作者以爲，如果楊氏不弄錯標點，把「既往數十年來」連讀；那末「既往」二字豈不是和「自」、「由」的用法一樣嗎？

既往數十年來

自生民以來

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

自楚克庸以來

自古以來

自襄以來

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

上舉這些句子，與「既往數十年來」用法有何區別？怎樣可以說：「先秦沒有這種說法」？

這是楊氏不知列子這裏是把「識」字、「恐」字都當述語的主要動詞，且是外動詞，竟

從「往」字讀，作「頓識既往」，將「既往」變成賓語，與「數十年來」分開，也就是把「自」字，「由」字去丟了。因此，不得不把「先秦的說法」，變成「漢語」了。

此外，「自古及今」的語法也不限於先秦，漢人亦常用之。淮南子汜論訓：

『自古及今，五帝、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』

兵略訓：

『自古及今，未嘗聞也。』

這樣偏面的舉出論證，來證明列子乃魏、晉人所僞作，如此語文學家，真是冤枉！

(五)

鑒於六十年來，學術界對於列子一書誤解太深，極覺有徹底加以澄清之必要。今以純客觀的立場，將現存列子此書，從本文及張注作嚴密之解剖與考證。條分縷析，撥亂抽絲，俾可還其本來面目；期曲解者無所置喙，藉以恢復張湛之令譽。此「辯誣」之所以作也。

茲將研討所得結論如後：

(一)此書非列禦寇所自著，可能由其及門弟子及後學所哀集。

(一)其成書當在戰國三家分晉之後，並靡雜有後人文字及他殘卷和錯簡。
(二)現存本乃劉向定著「新書」之殘闕者，經由張湛輯錄散亡並加以校注而成。
(三)其書非有人「存心」所偽造，更非張湛所之所為。
(四)本書的中心思想，大歸同於老、莊。
末了，希望今後世人不再稱此書為「偽列子」，則庶乎功不唐捐矣。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「五四」無求備齋主人福州嚴靈峯於臺北市天母

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 目次

再版序	一
自序	三
一 列子成書年代及其流傳	一
一 劉向叙錄所見之列子	三
二 蔡邕藏書贈與王粲	五
三 張湛所注之列子	七
四 列子成書及流傳年代表	八
五 王氏家族流傳列子經歷表	一〇
六 張湛注本列子來源表	一一
二 辯 誣	一二
一 張注對原書文字之校定	一二

二 張注標明有關典故	一九
三 張注對列子書中文義之存疑	二四
四 張注引莊子本文	三五
五 張注引向秀及崔譔莊子注	三九
六 張注引郭象莊子注	四五
七 列子書與莊子書中雷同文字之比較與分析	五〇
1 兩書篇名及章節名目對照表	五〇
2 列子本文與莊子各篇文字內容互證	五四
三 「列子書」大歸同於老莊——列子的中心思想	一一一
一 引 言	一一一
二 列子的宇宙起源論及其演化過程	一一二
三 宇宙之無限性	一二三
四 運動變化之無間性與消長規律	一二五
五 自然的本性及其生化原理	一二六
六 生死之定命論	一二八
七 夢覺異境由於感受不同	一三一

八 守氣全神	一三三
九 貴 虛	一三五
十 持後守柔	一三七
十一 治 道	一三八
十二 結 語	一四〇
四 劉向列子新書叙錄校注	一四二
五 張湛列子序校注	一四九
六 張湛事蹟輯略	一六〇
七 附 錄	一六四
一 莊列異同	一六四
二 辨僞文字輯略	一七四
三 辯列子書不後於莊子書	一三三
四 「列子章句新編」解惑	二六六
五 無求備齋主人著述年表	二八九

一 列子成書年代及其流傳

列子說符篇：「楚襄子使新穆穉子攻翟。」湯問篇：「韓娥鬻歌假食。」力命篇：「魏人東門吳子死不憂。」其實皆在三家分晉之後。國語晉語：「中行穆子率師伐翟，圍鼓。」韋昭解「在魯昭公十五年。」（按：周敬王二十五年，西元前四九五年。）又：戰國策趙策，「襄子」下吳師道補注：「名無恤。定王十六年戊子，三晉滅智伯，分其地。」（按周定王十六年西元前四五三年。）

劉向列子新書敘錄：

「列子者，鄭人也，與鄭穆公同時。」

按：莊子逍遙遊篇：「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姓列，名御寇，鄭

人也。與鄭繻公同時，師於壺丘子林，著書八卷。」

柳宗元辨列子曰：

『劉向古稱博極羣書，然其錄列子，獨曰：「鄭繆公時人。」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，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、鄧析，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？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，楚悼王四年，圍鄭，鄭殺其相駟子陽，子陽正與列子同時，是歲周安王三年，秦惠王、韓烈侯、趙武侯二年，魏文侯二十七年，燕釐公五年，齊康公七年，宋悼公六年，魯繆公十年。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為鄭耶？』

葉大慶曰：『考史記鄭世家，子陽乃繻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，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。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。劉向以為繆公，意者誤以「繻」為「繆」歟？』林希逸列子口義云：『其曰：「與鄭繆公同時，」必「繻」字傳寫之誤。而鄭西溪羣書會紀、晁氏讀書記並因之。又以「繆」為「穆」，此皆未深考者。』

列子說符篇曾謂鄭子陽言列子於鄭君而遺之粟，並子陽被殺事。列子鄭人，此言鄭國事，當以鄭繻公為正。

天瑞篇：

『子列子居鄭圃，四十年無人識者，國不足，將嫁於衛。』

列子為有道之隱者，居鄭圃之前，最少二十歲。適衛之前當在六十歲左右。遇鄭子陽遺

粟之時，應在六十歲以後。史記鄭世家云：「繻公二十五年，鄭君殺其相子陽。」周安王四年（西元前三九八年），列子尚在人間。則列子之成書，亦當在鄭繻公二十五年之後。（按：鄭繻公元年為西元前四二二年，二十五年為西元前三九八年。）

又天瑞篇：「子列子」下，張湛注云：『載「子」於姓上者，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。』唐殷敬順釋文云：『冠「子」氏上者，著其為師也。』

考春秋公羊傳隱公十一年：「子沉子曰：『何休注云：「『沉子」稱「子」冠氏上者，著其為師也。』」豈氏釋文蓋本自何注。遍檢列子全書，稱「子列子」者，有二十五次；稱「列子」者，有二十四次；稱「列禦寇」者，僅兩次。由此可見，書中稱「子列子」者，為其入室弟子所記；稱「列子」者為私淑後學所記；稱「列禦寇」者，為後人所記或他書羣入。由此可以證明列子原書並非御寇所自著。列子不稱莊子，而莊子輒引列子，其書當在鄭子陽被殺之後，莊子成書之前也。考莊子與魏惠王（前三七〇—前三六一）、齊宣王（前三四二—前三二八）、楚威王（前三三九—前三二九）並世，其生存年代，當在周烈王七年（西元前三六九年）與周赧王六年（西元前三〇九年）之間也。

一 劉向敘錄所見之列子

劉向列子新書敘錄

目錄：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（一曰極智）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（一曰達生） 說符第八

右新書定著八章（篇）。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書列子五篇，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：太常書三篇，太史書四篇，臣向書六篇，臣參書二篇，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；除復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。中書多，外書少，章亂布在諸篇中。或字誤：以「盡」爲「進」，以「賢」爲「形」，如此者衆。及在新書有棧，校讎從中書。已定，皆以殺青，書可繕寫。列子者，鄭人也，與鄭繆公同時，蓋有道者也。其學本於黃帝、老子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秉要執本，清虛無爲，及其治身接物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。而穆王、湯問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力命篇，一推分命；楊子之篇，唯貴放逸，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。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觀者。孝景皇帝時黃、老術，此書頗行於世。及後遺落，散在民間，未有傳者。且多寓言，與莊周相類，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。謹第錄。臣向昧死上。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。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

依劉向列子新書敘錄，業已指出：

他所校定的「新書」八章（篇），係由「舊書」：中秘書五篇、太常書三篇、太史書四篇，合外書：劉向書六篇，富參（按：劉向管子新書目錄云：「臣富參書四十一篇。」）書

二篇，內、外書共二十篇，除去復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。

此書漢景帝時頗爲流行，及後遺落，散在民間，沒有流傳；這也許因爲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，列子這部書就被摒棄了。一直到了漢成帝永始三年（西元前十四年）纔由劉向、富參兩人加以整理校讎；釐定「八篇」，名爲「新書」，所以別於「舊書」。此間經過一百二十四年；其書被世人所埋沒。

二 蔡邕藏書贈與王粲

後漢書蔡邕傳略稱：

「建寧三年，辟司徒橋玄府，玄善敬待之，出補河平長，召拜郎中，校書東觀，遷議郎。」

邕生於順帝陽嘉二年（西元一三三年），卒於獻帝初平三年（西元一九二年），年六十。

三國志魏書王粲傳：

「獻帝西遷，粲徙長安，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。時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賓客盈坐。聞粲在門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既幼弱，容狀短小，一坐盡驚。邕曰：「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書籍、文章，當盡與之。」年十七，辟司徒，詔除黃門郎，以西京有亂，皆不就。乃之荊州依劉表。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倪，不

甚重也。」又云：「蔡二子爲魏諷所引，誅。後絕。」

按：後漢書孝獻帝紀，獻帝遷都長安在建安十二年（西元二〇七年）丁亥，當蔡邕卒後十五年。王粲生於靈帝熹平六年（西元一七七年），卒於獻帝建安二十二年（西元二一七年），年四十一。西遷時粲已三十歲，何云「幼弱」？若謂此時蔡邕已死，如何見到王粲？殊與事實不合。

惟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附博物記曰：

「初，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，劉表欲以女妻粲，而嫌其形陋而用率，以凱有風貌，乃以妻凱。凱生業，即劉表外甥也。蔡邕有書近萬卷，末年載數車與粲，粲亡後，相國掾魏諷謀反，粲子預焉；既被誅，邕所與書悉入業，業子長緒，位至謁者僕射。子宏字正宗，司隸校尉；宏，弼之兄也。」

又引魏氏春秋曰：

「文帝既誅蔡二子，以業嗣粲。」

又引文帝志曰：

「太祖時征漢中，聞粲子死，歎曰：「孤若在，不使仲宣無後」。」

據魏書武帝紀：建安二十四年，「三月，王自長安出斜谷，軍遮要以臨漢中，遂至陽平。」

則王粲二子伏誅，當在建安二十四年（西元二一九年）三月以前。

由此可知，蔡邕在末年始載書數車贈與王粲。其時在獻帝初平年間（西元一九〇—一九二年），時王粲纔十五歲耳。未知確否？

蔡邕於建寧三年，校書東觀，時年三十七歲。距劉向校定「新書」雖後一八六年，其所藏萬卷之書，必多內府秘笈。料邕所藏書中，當有東觀原藏之「列子新書」在內。

三 張湛所注之列子

張湛列子序稱：

湛聞之先父（張曠）曰：「吾先君（張巖）與劉正興、傅穎根，皆王氏之甥也，並少游外家。舅始周，始周從兄正宗、輔嗣皆好集文籍，先並得仲宣家書，幾將萬卷。傅氏亦世爲學門。三君總角競錄奇書。及長，遭永嘉之亂，與穎根同避難南行，車重，各稱力並有所載。而寇虜彌盛，前途尙遠。張謂傅曰：「今將不能盡全所載，簡世所希有者，各各保錄，令無遺棄。」穎根於是唯資其祖父玄，父咸子集。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。及至江南，僅有存者。列子唯餘楊朱，說符，目錄三卷。比亂，正興爲揚州刺史，先來過江，復在其家得四卷。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，參校有無，

始得全備。」

張湛序中所稱「先父」是指張曠，「吾先君」是張曠稱其父張疑。他是王氏的外甥。其舅父始周，乃王宏、王弼的從兄弟。王宏、王弼都是王業的兒子，爲劉表的外孫。王業又是王粲的嗣子，因粲二子從魏諷謀反被誅，無後，乃以王業嗣粲。所稱：「先得仲宣家書，幾將萬卷。」乃因王業繼嗣王粲所得。而王粲的藏書皆由蔡邕所贈與。因此，張疑游王氏外家時，得集王氏所藏文籍。迨永嘉之亂，張疑在避難途中保錄了列子八篇。及至江南，僅存楊朱、說符、目錄三卷，於是又從劉陶家中找到四卷，並從王弼女婿趙季子家找到六卷，共十三卷，參校有無，遂得列子全書八篇。至於「目錄」一卷，當是劉向新書敘目，應在八篇之外，這就是張湛據以作注的原本。

四 列子成書及流傳年代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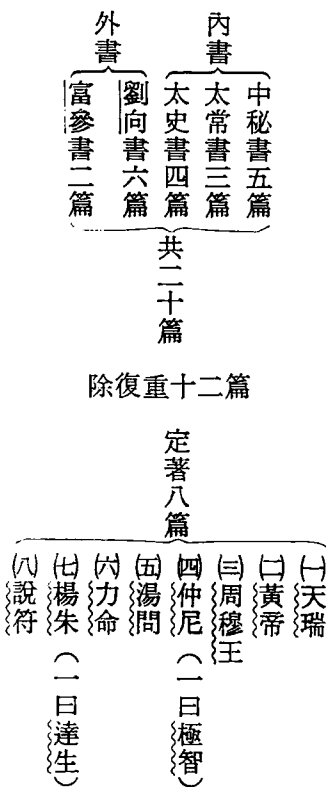
列子成書年代 周安王四年——顯王二十七年（前三九八—前三四〇）在莊子前，並當在齊宣王前。

漢景帝時流行本 景帝元年——後元三年（前一五六—前一四一）

漢武帝後散落民間無有傳本 武帝建元元年——成帝永始二年（前一四〇—一三五）武帝罷黜

百家，表章六經。

劉向、富參校定列子新書 漢成帝永始三年八月壬寅（前一六）



蔡邕校書東觀藏書萬卷 漢順帝陽嘉元年——獻帝初平三年（一二三—一九二）

王粲收藏蔡邕藏書數車 漢獻帝初平二年（一九一）

王粲絕嗣王業得其藏書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（二一八）

晉懷帝永嘉之亂張疑與傳數保錄列子八篇（三〇八—三一三）

張湛參校列子八篇 晉愍帝元年——四年（三一三—三一六）自存楊朱、說符、目錄三卷，從

劉陶家得四卷，趙季子家又得六卷，共十三卷。除復重五卷校定八篇。

張湛據張疑校定本作注 晉元帝建武元年——至永昌元年（三一七—三二二）

